他用12个考古遗址串联起中华大历史

《南渡北归》作者岳南再出新作，并与记者畅聊考古文学那些事儿

凭借一部《南渡北归》，作家岳南持续火了十年。日前，他回归自己“考古文学”老本行，推出新作《岳南大中华史》。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，这本书又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？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提出采访要求后，具有浓厚家乡情结的岳南先生与记者“一聊如故”。说完《南渡北归》，继续“东拉西扯”，就他的新作以及当下的考古热、考古文学等话题，聊了个不亦乐乎。

岳南在昆明龙头村调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旧址。

岳南在昆明郊外调查西南联大教授当年租住的房屋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马纯潇

关于《南渡北归》——为了写中华史，才有了《南渡北归》

记者：岳老师，您最近刚刚出了《岳南大中华史》，但是在聊新书之前我还是想先从《南渡北归》聊起，因为在很多人心目中，《南渡北归》就是岳南的标签。在《南渡北归》之前您是作家岳南，《南渡北归》之后您就是著名作家岳南了。这种看法对不对？请您谈一谈《南渡北归》给您带来的影响和变化。

岳南：十年前《南渡北归》三卷本出版发行，引起媒体和读者关注，当时媒体做了大量报道，记得我连着两个月基本没闲着，整天接待记者或接受相关单位如大学与书店等邀请演讲，最后嗓子哑了，说不出话来了，不得不住院接受雾化治疗。

要说著名不著名，这事很难说清楚。记得30年前我的《风雪定陵》出版时也曾引起过反响，许多媒体报道或连载，1996年在台湾出版时还获得十大好书奖。这个书在台北出版的第二年，台湾有约30万人到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旅游参观，主要是看考古发掘的定陵地下玄宫和万历帝后的棺椁与陪葬品等，其中大部分是因为看了我的《风雪定陵》才专程去的，你说我当时是“著名”还是“不著名”？

记者：您曾经说过最初写作是为了“赚酒钱”，《南渡北归》使您多次登上作家富豪榜，不知道为您赚了多少酒钱，是不是已经实现了“茅台自由”？

岳南：在之前我曾对媒体说过，写《风雪定陵》的原始动力是为了赚个酒钱，与朋友同学一起喝个酒、聊个天。因为当时对考古这门学问不懂，认为就是刨坟掘墓，比较热闹、神秘，属于通俗文学范畴，既然是通俗文学就不必认真对待，写一写，挣几个钱喝个酒就可以了。但当进入这个领域后，发现压根儿不是那么回事。考古与发掘遗址遗物特别是发掘大型陵寝，这是一件很严肃、严谨、需要好多学问的事，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。因而，就对这个事重视了，态度也端正了。

《南渡北归》这套书销量还算好，当年销售了十几万套，我也拿到了版税收入，好像是拿了185万元，在“中国作家富豪榜”中排第17位。承蒙读者厚爱，现在这套书每年还保持10万套的销量，总数超过100万套，接近400万册。估计以后10年内还会保持这个销量，再往后就不好说了。

至于“茅台自由”，一是我不想把钱浪费在这个品牌的酒上，二是自身还很弱小，房子的贷款与全家的生活必需品如汽车等花销也很大，所谓“长安居，大不易”，在北京安家生活也是如此，因而，隔三岔五能喝个北京产的“二锅头”或家乡诸城产的“密州春”就不错了。

记者：看到有材料说，《南渡北归》实际上是《岳南大中华史》写作过程中的产物，请您谈谈这两部作品的关系。

岳南：是这样的。我自1990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时开始涉猎田野考古题材，之后的30年陆陆续续做着与考古题材有关的访问、写作。2003年，我去了四川南部的宜宾李庄镇访问。为什么去李庄呢？这是因为我在多年的田野访问中，对遗址发掘的一些问题产生了疑问，如这个土层为何判断是秦汉之前的，这个陶罐为何断定是商前而不是周后，这个建筑遗址为什么是唐代的不是宋代的，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怎么得出的呢？考古学者就告诉我：“这是我们老师教的，也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。”我就问：“你的老师是谁？”年轻一点的回答是夏鼐、苏秉琦、尹达等等，老一些的则回答是傅斯年、董作宾、李济、梁思永、吴金鼎，甚至还有人回答是梁思成、林徽因等人。我开始注意到他们的老师群体，后来从资料上知道，这个群体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流亡到长沙、昆明，后来到四川宜宾李庄镇待了六年之久，直到抗战胜利才离开。这六年可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六年，对学者们来说也是最艰难的六年，他们如何生活、如何做学问等等，我就萌生了去一探究竟的念头。经过多年漫长的采访，就慢慢形成了《南渡北归》的初稿。后来修改几次，经过八年的努力，总算于2011年出版发行。

大家看到，《南渡北归》中有一大部分是描写考古学家或与之相关的大师。前几年，我到清华大学拜访杨振宁先生，他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，对当年那一群大师很熟，他就问我：“你是学考古的？”我说：“不是。”他有些吃惊地说：“你的书里怎么写了那么多考古学家？写得还很细，我还以为你是学考古的呢。”这个问话，足以说明我最初写的考古题材与《南渡北归》的关系了，到现在，我也认为，考古学家这个群体是很为当年的知识分子群体增色的，也为《南渡北归》增添了光彩。

关于《岳南大中华史》——要是你以前见过，我还啰唆啥

记者：您之前已经出过多部写考古发掘、考古遗址题材的作品，这部《岳南大中华史》和之前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，又有什么关联吗？

岳南：如果用戏剧打比方，之前的作品类似独幕剧，人物、故事、唱词唱腔或布景都是独立的，演完就谢幕了。而《岳南大中华史》则不同，它是一个多幕剧或电视连续剧，每一幕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化或文明，当然也有故事。自人类的起源猿人起，经智人—人—创造文化的人—创造文明的人—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，这样一路下来，用12个遗址遗物或帝王陵寝连成一条线，就是大中华的历史。有人说这个角度比较刁，以前没见过这个写法的，我说，那就对了。以前见过，我还来啰唆啥。

记者：您曾经说过自己不是考古学家，那您在写相关遗址或者发掘过程时，会去阅读相关的考古发掘报告吗？您自己能看懂吗？您在写作过程中，有没有类似“专业咨询顾问”的角色？

岳南：写作这类题材，一是采访，二是看发掘资料，二者不可或缺。多数资料能看懂，遇到一些技术性或专业性特别强的，要请教专家，比如碳14这门技术的测年，比如古老的帛书、竹简文字等，没有专家指导是不行的。我是随时向相关专家请教，没有专业的“咨询顾问”。

关于考古文学——避开莫言，沿着小道走下去

记者：从您当初的《风雪定陵》到《南渡北归》，再到《岳南大中华史》，我一直有个疑惑，这些作品到底属于什么体裁？它肯定不是学术著作，也肯定不是小说，与报告文学接近但又不完全像印象中的报告文学。您是怎么把自己的作品归类的？当初《南渡北归》曾经落选鲁迅文学奖，是不是与其体裁的“四不像”有关系？据说现在有了“考古文学”这个名称，甚至有了相关组织，您是否赞同这样的命名？

岳南：这个品种，用中国规范来说应是纪实文学，用西方语言和规范描述，应叫作非虚构文学。参评鲁迅文学奖时，我报的是“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”项目，当年评选是位列前十名的，后来落选了，据说与体裁无关，而与内容有些关系。有一个山东大学的评委转告我，如果当年拿第一部《南渡北归》评选就会得中。至于“考古文学”之类，只是一个小圈子的叫法，并不能代表一个大的文学品种，如当年的“寻根文学”“知青文学”等等一样，成不了气候，很快就会过去的。所以，叫什么文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以文字表现作者眼中的人与事。

岳南近照

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

记者：您当初上过作家班，为什么没有像其他大多数作家一样写大家认为“正儿八经”的小说，而是走上了“考古文学”之路？是因为觉得写小说写不过你们邻县的莫言，才另辟蹊径？

岳南：是，像大多数文学青年一样，我写过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剧本，也发表了一些，但都没成气候。1989年我由山东武警总队政治部考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就读，那时比我高两级的学长莫言已发表《红高粱》并引起轰动，而另一位学长李存葆更是早就因《高山下的花环》名声大噪，我思忖再三，认为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剧本都不是我的强项，唯纪实类题材尚可一试，或与同行争雄，于是开始以纪实文学为业，着手创作《风雪定陵》，现在算来，已三十年矣，自认为这一样式适合自己，于是决定继续沿此小道走下去。

记者：不得不说，与您的考古文学作品相比，《鬼吹灯》《盗墓笔记》等“盗墓文学”一样很火，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请问您如何看待盗墓文学？如果和盗墓文学打擂，您有信心获胜吗？

岳南：前些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，我说是“厕所文学”，于是有人不满意这种提法，现在我就不再说了。但按文学类划分，一个是虚构的小说，一个是非虚构的纪实，二者没有可比性，也就不存在打什么擂台了。不管是什么文学样式，只要能表达作者内心的情感，读者喜欢就好了。

记者：您如何看待眼下的考古热，又如何看待自己的考古文学作品和考古热的关系？是您的作品催生了考古热，还是考古热使您的作品更火了？

岳南：当下的考古热与时代大气候有关系，并不是我的作品催生的，因为中国人要找到自信，就必须从历史中去寻找，历史需要考古学的证实，因而当考古学证实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强盛之后，反过来又催生了今天人们对民族文化复兴的信心。如果说我的作品能火起来，与时代与民族的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关系。

记者：您作为作家写考古，和考古学者写考古相比，有什么优势和劣势？考古学者许宏说要向您学习讲故事，也写更多畅销的作品，您看过他的书吗？如果和他竞争您有信心获胜吗？

岳南：与考古学家写考古题材相比，我没有什么优势，因为毕竟是外行，有些事非内行不能通解和透解。我是摸着一些皮毛在写作，而像考古学家许宏老师则是浸在内部写作，他更知道考古的分寸，也能更好地把握每一个考古遗址的内容。我只是善于讲一点故事，但故事谁都会讲，只是有些考古学家不讲罢了。因而，如果我与许宏老师竞争，完成是处于劣势的一方。或许可以说，我写的东西过个十年二十年就过时了，没人读了，而许宏老师写的东西再过五十年，甚至一百年都不过时，所以，你提到许宏老师，我是很佩服的。我愿意在有生之年向许先生学习，哪怕靠近一步也好。

记者：《岳南大中华史》之后，您还有什么写作计划？

岳南：现在大家看到的《岳南大中华史》只是一个开始，是一个粗线条的连接，细的方面和光滑的线条并没有建立起来，如宋代、元代等朝代就没有描述，这是由于一时找不到适合的有代表性的遗址、遗物来加以阐述发挥，这个工作还要做下去，准备采访考察50个左右的遗址，以考古发掘的新材料，把中华民族的文化史、文明史有机地串联起来，从形式到内容确实是一部史书的样子，估计整个《岳南大中华史》完成还需要四部或更多。现在手头还有一部“国立剧专”的稿子在撰写中，估计后年开始，就可转过身投入中华史的访问写作中来了。要做完这个工作，计划需要10年时间，即2031年可完成。

记者：您是诸城人，作为老乡想跟山东的读者说点什么吗？

岳南：我今天的这点成就，是诸城以及山东父老乡亲与部队领导，还有新闻界、文学界前辈辛勤栽培的结果，我永远心怀感念。我30岁之前是在家乡山东度过的，年轻时写点新闻报道，除北京的报刊外，更多的是在《大众日报》《齐鲁晚报》发表，《大众日报》的李瑞成等都是我的指导老师。上世纪80年代，我与同事到青岛武警边防部队采访，得知流亭机场一架客机起飞后前轮甩掉，执勤的武警战士发现后立即报告，塔台指挥立即通知飞机降落，从而避免了一场重大恶性事故。这个事我们写成一篇新闻稿，在《齐鲁晚报》头版头条发表，引起很大反响。尽管这事过去许多年了，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记者：能够感受到您对家乡的深厚感情，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。祝您新作大卖，也期待您下一部作品尽早面世。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于海霞 美编：继红 组版：洛菁